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飛陀全傳 第二回 跳陀子請灑錢公子 莊相兒會混世蟲兒

詩曰：何故跳飛陀，皆因沒奈何。希圖利上利，所以訛吃訛。

且說富家郎來到陀子門首，交代吩咐已畢，大搖大擺欲進大門。見陀子門口一座黑漆門樓，一篆都是打垣牆，原來是借溝出水，卻不是引水入牆。兩扇半關半掩的半開門，大門上貼了一副不長不短紅面橫空門當戶對，上寫著：

一命二運三風水，千伶百巧萬通神。

門上一對門神，卻是正月半買的，遲來了半個月了。門內擺了兩張爛板凳，掛了一張紫不擺燈六扇擋人碑的屏門。

富家郎見了陀子，作了一個箍缸揖，遂搖搖擺擺大尾巴羊一樣的走進來。到得二門口，二門上也有一副遙遙相對，上寫著：各家門兒各家戶，一分行貨一分錢。

又貼了一副門神，卻是裡手外人。門堂裡擺了一張冷板凳，坐了兩個皮包骨頭人，在那裡喝閣漏水。對面供了一尊私占官街土地，雖是三分銀子請的，反用七分銀子開的光。望著身上亮日增光，到是照遠不照近。常言說得好：當坊土地當坊靈。

富家郎又來到三門，又有一副對子，上寫的：

驢駝鑰匙馬駝鎖，酒養精神肉養膘。

也貼了一副門神，是蘇州帶來，活的細眉細眼。擠眉顰眼。看了一會，即同陀子行至恨廳，見廳上到是一梁抵一柱，上樑不正下樑歪。迎面裝了十八扇大披大掛大眼眶的格子，上首懸了一塊四方葫蘆匾，寫的「靈天表」三個大字。中間掛了一幅淡墨山水，左右一副與你不對，上寫著：

禿柳經霜無限丫頭搽薄粉，枯梅落葉幾根光棍打抽風。

上首放了一張安分守幾，幾上擺了一隻找金瓶，瓶內插了幾枝眼前花。下首擺了一枝瑤鼎，鼎內燒的自改自炭。當中一張打急桌，兩旁十二張不得而椅。左右擺了四盆古鬆：第一不辭盆，裡面栽的後首鬆；第二是麵糊盆，裡面栽的鬼念鬆；第三是打貪盆，栽的不放鬆；第四活扒盆，栽的是一棵茸嘴鬆。用的是鬼入泥，堆的是吃白石。

飽看一會，二人從新見過家常禮短，分賓坐下。石才捧過一個亮漆盤子，放了兩個著乎其鐘，鐘內安了一個挑春匙兒，又放了幾個收梢結果，倒了兩鐘不吃兩家茶。二人用畢，石信抬頭把富家郎一看，但見他：

頭戴一頂大頭帽，生就一副元寶臉，大大的眼眶兒，兩個木套子耳朵，由來就是大手。大腳。大巴掌，身穿一件大袖飛袍，腰繫一條門油柯，足登一雙草上飛登雲履。

富家郎也把那陀子一看，只見他：

頭戴一頂打閃化帽，帽子上撮紅纓，名為纓兒不還帽兒錢；襯一件大明律的汗衫兒，盡是一身罪果；外加一件賒欠褂，披著老虎皮，兩個金兀術的袖子；腳下套了一雙皂靴，只有靴子啃襪子，哪有襪子啃靴子；腰繫一條權擔帶；長了一頭的會作發；頭腦也好，腳手也好，可以頭頂上打個巴掌腳底下就明白了；額角旁兩道急救眉，一對黑了頭眼睛珠子都會說話，可以白眼對白眼；又生成一個摸鼻子，兩個扯耳朵；一張寡嘴，嘴上長出許多護刷的鬍子；退光漆的喉嚨連熟錫都吃得下去的；還有個惡舌頭，價會鐸人，牙齒敲敲下來到有一大捧；兩隻不出手，指頭都是短的，叫做手掌兒，看不見手背兒，又叫做：手長衣袖短，難見故鄉人。又是手長的會打手短的；肩不能挑擔，手不能提籃，一身頑皮，一肚子稻草，肚內還有撕碎六葉連肝肺，費盡三毛七孔心。

富家郎正看時，忽見好好先生同密同太也來了，又聽見一班女眷也來了，早有混氏同王月保的媽媽出來迎接了。陀子夫妻好忙到廳前接客不講。陀子邀好好先生、富家郎、密同太、鮑新鮮到書房內用茶。

且說女眷莊相兒、莊憨兒、滕姑娘、解姑娘等進了內室，禮畢，坐下。但見他家堂菩薩掛得高，供了一位抗囊菩薩，點了一對風前燭，擺了一個分金爐，到是千個菩薩一爐香。當中一張活桌，兩旁六張不得而椅，房門口一副對句，上寫的是：

但存夫子三分禮，枉費姑娘一片心。

走進混氏房中，但見梳桌上擺了一面昏頭鏡子，文具裡擺了幾副羅裡羅梳，幾張諸事齊篋，旁邊擺了一對急求富櫃，還有穿衣裳的架子。架子上描金箱子被銷銷，當中一張支架子牀，掛了一頂一色花帳繞帳，兩具轉彎抹角掛鉤子，一對肉子心裡不得取枕，還有一牀錦被蓋牙牀。牀底下養了一隻仙鶴，食到有得吃，只是不能抬頭。又有鄰居家爬過來一隻癩蛤蟆，原是想天鵝肉吃的，卻被陀子捉住墊牀腳，如今躲在牀底下死撐哩。

莊相兒等又到廚房，但見兩個鍋堂，冷鍋裡著一把，熱鍋裡著一把，買了便宜柴燒了夾底鍋。鍋堂門口擺一捆亂劈柴，鍋堂旁邊擺一口油缸，又見一個人在水面上撒油花。

眾人看了一會，仍到內室將混氏定睛一看，但見他：

梳了一個活切頭，戴了幾枝錦上添花，又戴了幾枝油嘴打花；耳朵上一副牛筋抽就的富貴不斷頭雙連環；內穿一件馬籠襖子，一件麻布配銷金，一件二八月亂穿衣；上加一件推衫子，可惜尺頭短了些，故此裁衣不值緞兒價；下穿一條新鮮花的咬裙，因為八幅，故又叫個三五成裙；帶子底下有人靠著他吃飯，只是有裙子沒褲子；腳下裹腳叫個鬼纏住腿；腳底板有三十幾年的雞眼，都忘記修了，原來是老羞變成怒。又見石個個兒穿條紅褲子，好相個小官，在那塊望呆。

按下內室之事不提，且說陀子引眾人來到書房，但見左右一副對句，上寫著：

屎棋肚裡有仙著，矮子叢中選將軍。

左邊擺了兩張加□□，內放了一部新鮮文章，一部狗屁胡話，一部無謊不成詞，一部饑勞譜，幾張沒底紙，一盒亂墨，一方花硯，幾支未筆；右邊貼了些名人的半邊詞與幾首歪詩，又掛了一張小股琴，一管大花簫；當中掛了一幅哪裡畫，桌上擺了一副離棋。屋下掛了一個麻籠子，裡面養的郭雀兒，又叫個不是善八哥。

眾人分賓坐下，石才捧上一樣點心。富家郎喜的是五花糕，糕還是一個錢兩塊；又喜的細管兒糖，吃甜了嘴好叫人。賈大方脈喜的就口饅頭，不爭饅頭爭口氣。百家貨喜的是裹餃餌。蜜同太看著饅首，忍著餓，又說是哪塊買粽子哪纏糖，提起來不象個粽子，捺倒了不像個糞粑，把一肚子糖都汰在鼻尖上，舔也舔不著。眾人早茶吃畢，陀子便把窗子推開說亮話。富家郎道：「錢可通神，有錢得生，無錢得死；財奔大處，水望低流；和尚得錢經也賣，橫財不發命窮人；自古穿不窮，吃不窮，算計不到一世窮。」

賈大方脈道：「醫得病，醫不得命，目下四時不正要吃寬心丸與四和湯才好；刀槍藥雖好，不割手為妙；到底哄殺人不償命；有病終鬚髮身，安不厭貧；雖然心病難醫，就是遇見膿包，我也有藥；搽他的頭，總要箍拐上看脈，事從根上起。」密同太說道：「醫生最忌的藥箱跑老鼠，死馬當做活馬醫。」鮑新鮮同百家貨又說了些世態炎涼，平地起風波的話兒。陀子遂請眾人游花園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一言難盡。